# 用中文問AI答案就換了口徑

文｜清風

問新冠病毒從哪裏來，ChatGPT、Gemini 和 Grok 用英文回答時，會介紹武漢活體動物市場跨物種傳播這個科學界最主流的說法，也會提到美國聯邦調查局報告所說的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換成簡體中文再問，參與測試的五款模型都說這是一個未解之謎，或者是一次自然溢出事件，Gemini 還補了一句，美國和法國在武漢之前就檢測出過陽性。這是美國智庫 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 在 2025 年 6 月發布的測試報告，測的是當時最流行的五款聊天機器人，除了上面三款，還有微軟的 Copilot 和中國的 DeepSeek。

報告裡還有幾組對照。輸入「香港自由」，中文回答把公民自由受損淡化成一部份人的看法，Copilot 乾脆跑了題，講起了旅遊建議，Gemini 則轉而說香港的經濟自由度長期排在全球前列。問中共是否壓迫維吾爾人，Copilot 用英文回答時提到，有大量證據顯示存在人權侵犯，換成中文，它說國際社會對中國政府的維吾爾族政策看法不一，把新疆的做法說成和安全、社會穩定有關，還引導用戶去看中國官方網站。報告認爲，中共的審查法律和虛假信息宣傳，已經讓官方的說法大量混進了全球 AI 的訓練數據。測試是 2025 年做的，幾款模型後來都更新過，現在再問，結果未必一樣。

國產模型的問題更直接。2026 年 3 月，哈佛大學等機構的研究者在預印本平台 arXiv 發布了一篇論文，研究對象是阿里巴巴的通義千問 Qwen3，他們發現，問到法輪功、天安門抗議這類話題，這個模型經常給出錯誤信息，偶爾又會答對，說明相關的知識它是有的，只是被訓練得不說。論文還測了 DeepSeek-R1 等三款能力更強的國產開源模型，在這組敏感問題上，三款的誠實得分都不到 30%。

審查本身也在交給大模型來做。2025 年 3 月，科技媒體 TechCrunch 報導了一個資料庫，是一位網絡安全研究者在百度的伺服器上發現的，沒有設任何防護，裡面有 13 萬多條交給大模型判斷是否需要審查的樣本，內容遠遠超出傳統的政治禁區，警察敲詐商戶的投訴、農村貧困、勞資糾紛都在裡面。資料庫是誰建的目前不清楚，放在百度的伺服器上，也不能說明百度參與其中。

2026 年 9 月 13 日，中共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在《中國網信》發表署名文章，把政治安全排在人工智能六大風險的第一位，還警告深度僞造和智能水軍會被用來批量炮製政治謠言。在中國，網路評論員是一門有預算、有培訓班的正經差事，哈佛大學學者加里·金等人 2017 年發表的研究估計，中共當局每年編造並發布約 4.48 億條社交媒體評論。由這樣一個體制出面提醒大




圖說：美國智庫American Security Project早前測試市面上5款聊天式人工智能模型，結果發現輸入指令所用語言不同，會得到帶有不同程度偏好的答案。（Getty Images）

家提防水軍，有點像一家印了幾十年假鈔的廠子，出來提醒大家小心假幣。牆內關於敏感話題的中文文字，大量出自官方媒體、官方帳號和這支隊伍，不同的說法要麼被刪，要麼只能留在牆外，AI 學到的就是這個比例。

法輪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99 年 7 月開始的鎮壓，到今天也沒有停。從那以後，牆內的中文媒體談到這個以眞、善、忍爲核心理念的信仰群體，只剩下一種說法。2001 年除夕天安門廣場發生自焚事件，中央電視台的畫面在全國反覆播出，今天很多中國人對法輪功的印象，仍然來自那團火。

事件留下的疑點，在牆內很少有人看到。當時在場的 CNN 攝製組在遠處開始拍攝，很快被武警攔下，人被扣留，器材被沒收，後來央視播出的畫面裡卻有不少近景特寫。《華盛頓郵報》記者當年去了開封，走訪（編按：自焚僞案）死者劉春玲的鄰居，鄰居們說從沒見過她煉法輪功。這些報導都在牆外，那段畫面在牆內。

器官問題也是這樣。2019 年，設在倫敦的獨立民間法庭 China Tribunal 經過公開聽證後裁定，中國多年來大規模強制摘取良心犯器官，法輪功學員是器官來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法庭主席傑弗里·尼斯爵士，曾在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領銜起訴前南聯盟總統米洛舍維奇。判決書全文、聽證錄像和證人證詞都公開在網上，只是在牆內的中文網路上，普通人很難碰到。

有人會說，AI 沒有立場，它的回答反映的是多數資料的說法，多數資料都這麼寫，大概就是事實。可是多數資料怎麼寫，要看誰能寫，誰寫的會被刪。病毒從哪裡來，香港的自由有沒有受損，新疆發生了甚麼，並不會因爲提問用的語言而改變，同一個模型換成中文，答案卻換了口徑。

如果一個大學生今晚打開手機上的國產 AI，問法輪功是什麼，他得到的多半就是官方那一套。就算翻牆去問境外的模型，只要還用中文，回答裡也可能摻著官方的說法。這些回答語氣平和，條理清楚，看上去比新聞聯播可信得多。他關掉對話框的時候，會以爲自己已經查證過了。

# 權力鬥爭激化殺紅了眼 官宣張劉爲特習會壯膽

文｜顏純鉤

就在特習會前夕，中共官宣法辦張又俠與劉振立，從落馬到官宣法辦，中間隔了整整八個月。也就是說，捉拿張劉，不是證據完備才捉，而是捉了才找證據，當初發生了甚麼事，要如此氣急敗壞？折騰八個月，在特習會前公布，又所爲何事？

習近平近月突然密集外訪，超常負荷，以至在印度時因身體不支而缺席各國領袖晚宴，而在回京數日，又馬不停蹄召開政治局會議，官宣張又俠劉振立案處理決定，這一連串大動作，想深一層，都是特習會逼在眼前，需要做點事爲自己壯膽。

密集外訪志在宣示內部穩定。一般領袖外訪，都是內事放心才出行，沒有領導人會在內外危機交織時出外，因局勢變生肘腋，分心乏術，不能就近及時處置，可能被人掏了老窩。而在特習會前夕，官宣張劉落馬法辦，對外顯示內事底定，習近平大權在握，交班的可能性很低，準備從嚴治黨，更是權傾天下的無形告示。

特習會交手各懷鬼胎，事前互相試探行情，習近平對外顯示大權在握，粉碎了外間對他各種不利傳言，也宣示他有足夠底氣與特朗普打交道。相對來說，特朗普近期民調下滑，共和黨面臨中期選舉不利局勢，外交軍事上處處掣肘，談判底氣反而佔不到太大便宜。

但看官宣張又俠劉振立案的文字，卻又給人一種倉促上馬、胡混搪塞的感覺。官方羅列張劉五大罪狀，文字粗疏空洞，互相重疊，在中共語境中是罕見的草率與搪塞。五宗罪文字老套傖俗，放在任何一個貪官身上，套上去都可以用，以此法辦最高軍隊將領，跡近兒戲，很難服衆。

第一宗罪之「喪失黨性原則」與第二宗之「違反組織紀律」、第三宗之「違反廉潔紀律」、第四宗之「嚴重違反工作紀律」、第五宗之「嚴重違反生活紀律」都是一回事，卻分置五條罪名以充數；既有「收受巨額錢款」，又有「違規收受禮品禮金」，又要分置兩條，其實根本是同一件事的不同說法。而「對身邊工作人員失教失管」，根本不能算是犯罪，幾乎各級黨官都有相同的毛病，只能算監管失察，用人不當。

正因爲羅列的五大罪狀，可以原封不動套到任何一個黨官身上，所以法辦張劉的罪狀，顯得說服力相當薄弱，其中最要害的，可能要算「搞團團夥夥，對黨不忠誠不老實」。在中共黨內，正如老毛生前所說「黨內有黨，黨外有派」，黨內軍內形成不同團夥根本是正常現象，習近平也有自己的團夥。

問題在於「對黨不忠誠不老實」，這裏的「黨」不是指整體中共，而是指習近平，因爲習近平一人體制，他就代表了黨，對他個人不忠，就是對黨不忠。顯然，張又俠犯的根本性錯誤，就是背離了習近平對他的信任。

海外評論都將張又俠視爲習近平一手提拔的親信，他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即是習近平把軍隊日常工作都交給他。習對軍事是外行，張又俠又打過越戰，有一個內行人幫他看家，習近平應該很放心，當初把張又俠提拔上來，就是爲習近平分勞的。

除了習近平與張又俠，中央軍委委員本來還有何衛東、李尙福、苗華、張升民，何衛東、李尙福、苗華都是習近平一手破格提拔的，整個軍委領導班子原本牢牢控制在習近平手上。後來何衛東、李尙福和苗華先後落馬，其中很大可能涉及軍委內部權力鬥爭，也就是張又俠與何、李、苗之間的鬥爭，結果是張又俠成功拔掉他的政敵，軍委內部只剩他一人獨大。

軍委高層人事，當然不是習近平一人「話晒事」，如果他獨攬大權，怎容得張又俠排斥他的親信？中共老人幫掌控最高人事權，要升誰要撤誰，也要在老人幫內部充分協調，不是那麼簡單，誰拱倒誰，也要看各自提供的犯罪證據有多「過硬」。

張又俠與習近平都是紅二代，他又是軍人出身，由低做起，又參加過越戰，有實戰和指揮經驗，對於那個騎在他頭上、能力不強又外行、又熱衷於弄權的軍委主席，一定打心眼裡看不順眼，因此在除掉何衛東等三人後，對習近平的「指示」一定陽奉陰違。正如老毛當年怒斥彭眞的北京市委一樣，「針插不進，水潑不入」，搞得習近平大權旁落，「條氣唔順」。

軍權是重中之重，容不得有人架空自己，習近平因此必有除之而後快之心，或許是先下手爲強，或許是有突發事件引發，習近平突然拿下張又俠劉振立，拿下之後才找證據，因此拖了八個月之久。

但在赴美國事訪問前夕，海外傳出各種習近平健康與失權的傳聞，大大影響習近平此行的心情，也影響與特朗普交手之間那種必不可少的自信，因此有必要在行前爲自己打一劑強心針，在心理上可以抵禦特朗普的強勢作風，這便是赴美前官宣張劉案的底因。

最新消息是原定隨團赴美的大陸高科技精英都不隨行，大概貝森特與何立峰會前在人工智能談判中未能取得共識，也即此次特習會要解決的，仍然只是雙邊貿易、稀土、芬太尼這些老大難問題了，所以儘管特朗普大陣仗迎接，對特習會，也不必抱太大希望。（轉自作者 Facebook）

# 從習過門不入 看聯合國在北京外交中的位置

文｜常隱

習近平訪問美國，恰逢聯合國大會召開。華盛頓到紐約，不過一段路程，專機一飛，便可順道發表演講，接受各國代表矚目。偏偏習近平只去華盛頓，不去紐約。這並不是甚麼突然出現的外交現象。習近平已經多年不親自出席聯大，今年不過延續了過去的安排。與其研究聯合國出了什麼毛病，不如觀察北京究竟如何使用聯合國。

聯合國對北京當然重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可以借聯合國決議及機構規則施加壓力；新疆人權問題，可以通過外交運作，爭取足夠多的成員國反對啓動辯論。北京提出全球發展、全球安全、全球治理等倡議，也需要聯合國這樣的國際平台擴大影響力。聯合國的名義、場合和投票機制，對中國外交都具有實際價值。

但有價值，不等於凡事都需要最高領導人親自出馬。國際組織不是中國政府的下屬機構，然而在北京的外交布局中，它確實可以承擔不少具體任務。工作有人做，會議有人開，文件有人寫，韓正、王毅和常駐代表團各司其職，何必每年都勞動習近平？

這與一個老闆看待得力下屬頗有相似之處。事情辦得妥當，老闆自然滿意；至於老闆是否每天親自前去探望，那是另一回事。當然，聯合國不是北京的馬仔，秘書長也不向中南海領取工資。但觀察北京如何分配外交資源，這個比喻倒能說明幾分現實：一個平台越能夠通過日常外交渠道發揮作用，最高領導人越不必事事親臨。

美中關係卻不同。美國不是北京能夠通過聯合國程序解決問題的對象。關稅如何調整，先進半導體能否出口，台灣軍售如何處理，稀土供應鏈如何安排，都涉及華盛頓自己的政策決定。北京在聯合國爭取再多支持，也不能代替與美國直接談判。

因此，習近平此次專程前往華盛頓，與特朗普會面，卻不順訪紐約，反映出最高層外交活動的不同安排：聯合國事務可以由其他高級官員處理，美中關係中的重大問題，則需要兩國領導人直接交涉。

習近平本可利用聯大演講，向世界展示中國支持多邊主義，與特朗普形成鮮明對照。但國際舞台上的掌聲，與雙邊談判桌上的具體安排，終究不是同一種東西。北京既然已經能夠通過韓正及常駐代表團參與聯合國事務，又何必爲了增加一場演講，調整最高領導人的外交日程？

聯合國近年來面臨財政困難、國際衝突和制度困境，但習近平長期很少親自出席聯大，說明今年的安排並非突然出現。聯合國即使財政充裕、運作順暢，也不能據此推斷習近平就會順道訪問紐約。

北京重視聯合國能夠發揮什麼作用，與習近平願意爲聯合國投入多少個人外交時間，本來就是兩回事。

習近平去了華盛頓，韓正去了紐約，各有各的任務。北京並沒有放棄聯合國，也沒有必要爲了證明自己重視聯合國，要求最高領導人每逢聯大都親自登台。

在北京的外交布局中，聯合國是可以長期經營、通過制度和外交網絡發揮作用的平台；美中關係則涉及無法繞過美國、也無法通過聯合國投票解決的重大利益問題。

聯合國有沒有用，要看它能做什麼；它在北京外交棋局中的位置，則要看習近平長期親自處理什麼。重視一個平台的工具價值，不等於把它放在外交日程的首位。

轉自「博談網」

